

<<天知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知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292982

10位ISBN编号：7807292989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凤凰出版社

作者：朱辉

页数：2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天知道>>

内容概要

《天知道》是朱辉精心营构的一个叙事圈套。他所要表达的，是比这种诡秘的叙事圈套更加诡秘的生存本相：爱情、欲望、阴谋、冒险、复仇……利益催生欲望，欲望激发冒险，冒险鼓动背叛，背叛引发复仇，生命由此踏上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——也许这就是每一个世俗生命难以逃离的真实之境。

作者简介

朱辉，1963年生于江苏兴化。
一级作家。
1985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大学，并留校丁作至今。
出版有小说集《红口白牙》、《我离你一箭之遥》，长篇小说《牛角梳》、《我的表情》、《白驹》等。
曾获第一、二、三届“紫金山文学奖”。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有雾的日子是越来越多了。

第二天，依然大雾弥漫。

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雾气里。

城中的天鸡山上，天鸡寺的一智方丈散了早课，缓缓踱出了大雄宝殿。

他站在殿前的广场上，面朝西方，做一点吐纳之功。

这也是他每天必行的早课。

石城多山，紫金山、九华山、天鸡山、清凉山，由东向西一路绵延，伸向长江。

放眼望去，一个个山包都像是漂浮在波涛之中。

浓雾中，人的耳朵比眼睛长，他看不清远处的景物，只听到繁杂的市声在山下浮沉。

除了车声和人声，有一些声音也是老相识。

天鸡山闹中取静，是晨练的人们难得的乐园。

南朝时，天鸡山因传说有金鸡报晓而名“天鸡”，现在鸡叫当然是听不到了，每天清晨，总有晨练的人们所发出的尘世之音，喊山、鸟鸣、狗吠，和诵经声相伴。

一智绕着广场轻踱一圈，大殿上“佛光普照”的匾额已经依稀可见，但山下的大雾却似乎越来越沉。这真像是妖雾啊。

看来要真的佛光普照，澄碧如洗，也只能等太阳破雾而出了。

路堵了。

随着“轰隆隆”一连串的闷响，山下的马路上一堆车灯挤成了一团，喇叭声响成一片。

警察在吹哨，几个人愤怒地斥骂起来，祖宗八代都遭了殃。

一智叹一口气，喃喃道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

据说，是工业和城市发展造成的污染导致了大雾的频发，谁说得清呢？

“啊！”

出车祸了，撞车了！

”身后，一个小和尚轻声说道，“师父，佛法无边，能驱掉气象上的浓雾吗？”

”“不能。

”一智答道，“佛法只能驱除人心里的毒雾，六祖坛经云：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。

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

”“那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师父，他们急着赶路啊。

”小和尚是佛学院一年级学生，喜欢问个究竟。

一智道：“人在荆棘中，动则痛，不动则不痛。

”“可是他们要上班。

”“动是不动，不动是动。

”一智扬扬寿眉，看看小和尚。

闭上了眼睛，“佛法无常形，对这些开车的施主来说，佛法就是交通法。

”小和尚似懂非懂，说一声“善哉”，轻轻退去了。

一智是市政协委员，他心里思量着，该向政府进一善言了，遇上这样的大雾，考勤也应该从权才是。

雾气渐渐消散了些。

马路上的交通堵塞被排除了。

一智绕过广场上的香炉，走向大殿。

寺外的山道上，无数的鸟儿在宛转鸣叫，那里是遛鸟遛狗的人聚集的地方。

清脆的鸟鸣像无数的小镊子，轻叩着，似乎要啄破浓雾。

突然，一阵闷棍似的狗叫声传了过来，夹杂着低沉的吼叫。

从声音看，显然是两只狗在争斗。

两只狗撕咬追逐着，一群人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谈笑。

<<天知道>>

紧接着，有人开始争吵了，嗓门越来越大，那些脱口的脏话在雾气中飞舞飘散，已经像是要动手了。一智皱起了眉头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心道：“六尘非有，心如虚空；菩提日日长，对境心不起，谈何容易啊。”

”他想起夜里曾隐约入耳的警笛声，嘴中念叨道，“这竟是一幅乱象了！”

”天鸡山地势高耸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。

在繁杂的市声中，一智的目光扫过，只东边的医药研究所依然静谧安详。

疏朗的秋叶中，点缀着团团常青松柏，几角飞檐翘然而出，大有出尘之势。

除了毗邻的天鸡寺，这看上去也算是一个离尘出世的所在了。

此刻已是上班时分，喧闹的马路上，不断有人拐下来，汇入研究所的大门。

日入而息，日出而作，这才是佛光普照下的人间行乐图啊。

一智抬头看看逐渐明朗的太阳，心中重归虚空平和之境了。

医药研究所是几栋老房子。

灰墙红瓦，大屋顶，是典型的民国建筑。

据说，当年本是某个高官的别墅。

按理说，私邸不该取这种官派的式样，但那人官做得实在太大，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其身份。

现在气势仍在，但用起来就不那么方便了。

前些年，因为房顶漏水，地板也已糟朽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。

现在这几栋房子除了外表没动，里面已完全与时代同步了。

从地势来说，这里简直是一块宝地。

西邻天鸡寺，东眺紫金山，北面的一带古城墙外，是周长十几公里的玄武湖。

因为是古城保护带，周围没有高层建筑，更显得研究所身份不凡。

更重要的是这院子原本就围墙完好，高逾两米，闲杂人等混不进来。

这围墙是祈天工作的帮手。

他是研究所保卫科长，完好的围墙和所里的护卫队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

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，部队养成的严实作风已让他习惯于忠于职守，准点守时。

但他今天差一点就迟到了。

他今天身上不舒服，更要命的是，他有了心病了。

祈天身材颀长敦实，走起路来大步流星，看上去很健硕。

走过大门口，他看了看站得笔直的门卫，正要说什么，身边一辆小车刷地停下了。

这是所长，他钻出车子，迎住了祈天。

“老祈，你今天没骑车啊。”

”所长五十多岁，相貌清癯，他一边不断朝身边上班的下属点头致意，一边朝大门边走去。

看得出，他是有什么话说。

祈天跟了过去。

“我车子没气了。”

”祈天解释着，有些尴尬。

所长“哦”了一声，轻声道：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所里的周长，出事了！”

”“什么？”

！”

”所长挥挥手，示意车子先走，边走边向祈天简要介绍了情况。

他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，但因为周长并不是在研究所内，也不是上班时间出的事，他到现在才告诉这个保卫科长。

但周长手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非常重要，实在是非同小可。

所长阴沉着脸说：“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大意不得。”

你得给我看好这个院子！”

”“是。”

这是我的职责。

<<天知道>>

你放心。

“可我不放心啊。”

“所长正色说道，‘我以前就是太放心了，但还是出了事——再说吧，等一会儿我们开个会。’

”又看看祈天道：“你气色不好。”

怎么了？

”不等他回答，又说道，“你要注意身体。”

”就走了。

祈天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，周长出事，与他并没有太多干系，既然公安部门已经介入，并没有他多少事；所长刚才也并不是责怪。

但这毕竟是一个意外。

他更揪心的是另一个意外：他的身体，他的裆下，那个私密的所在，又在不可忽略地骚扰他了。

他装得若无其事。

用他在部队长期练就的正步走的功夫夹着他的隐私，轻松地走向了他的办公室。

那些细菌和病毒虽说轻于鸿毛，却让他的步履重于泰山。

明确的症状出现在今天早晨。

每天上班前，他都要到离家不远的天鸡山去遛狗，这也算是他的日常工作。

他家的狗是一只西施犬，雌性，小巧秀气。

每天他都要沿着蜿蜒的山道爬上天鸡山半腰的一个平台，撒了皮绳，让那狗自己撒欢。

今天大雾弥漫，祈天丢下狗，自己在山道上跑了一圈，再回来时，却发现有一只博美犬正死乞白赖缠着他家的狗。

那只狗恶形恶状，穷追不舍。

他的狗哀嚎着，周围遛狗遛鸟的人围了一圈，都在看西洋景。

祈天闻声赶到，他的狗嗖一声钻到了他的裆下，瑟瑟发抖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”他奇怪地问道，却没有人理他。

那博美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还不肯罢休，它蹦纵窜跳，在祈天周围迂回突袭。

西施犬刚躲开去，它突然猛一闪身，拦截了西施犬的去路。

这一招很灵，西施犬猝不及防，一下子被它扑倒了。

那博美犬扑倒了对手却不咬，纵起身子往上骑，后臀还一抖一抖的。

祈天脑子里嗡了一下，顿时明白了。

他怒火中烧，抬腿把博美犬踢出老远。

那狗打个滚，呜呜叫着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

边上还有几只狗，一直在观战，这时也躁动起来，有的像是要参加作恶，有的却是英雄救美，一齐吼了起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”一个染了头发的年轻人靠了上来，“干吗打我的狗，它惹你了？”

”祈天道：“是你的狗？”

你为什么不管好它？”

”后来就吵起来了。

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插腔。

有的说那公狗算强奸，有的说狗又不是人，没有强奸这一说，那小伙子见有人帮腔，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强奸个屁！”

它又不是人。

母狗不掉腚，公狗不敢上，我还说是你的狗勾引我的狗哩！”

<<天知道>>

”年轻人瘦干干的，倒能言善辩，“我看顶多算个通奸，婚外情，这犯什么法？”

”他得意洋洋地道，“我老实跟你说，我的狗是名贵狗，人家找它配，都要给营养费的。它的精子比鸡蛋还金贵哩。”

” 祈天阴沉地道：“那你就留着当鸡蛋，自己吃。”

” 这话一出，双方差点就动手了。

要不是几个老头上来拉架，那小伙子很可能就要吃亏。

祈天又羞又恼，气呼呼地下了山。

一个老头跟在后面道：“你的狗真是漂亮，是狗里的美女，不漂亮人家也瞧不上。

你应该感到自豪。

”他絮絮叨叨地说，“你应该给它戴个肚带，叫什么‘贞操带’的，戴了那玩意就刀枪不入了。呵呵。”

” 祈天苦笑。

现在是秋天啊，秋天狗也发性？

他心道，这可真是有点出鬼了！

西施犬被吓得不轻。

它慌张地走在前面，皮绳被拉得直颤。

它自己认得路，祈天恼火地撒了手，让它自己走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开始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了，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游走，可他暂时还无法确定，或者说不愿意确定。

走到马台街口，西施犬突然停住了，它蹲下来，朝路边的树根上撒了一泡尿。

祈天愣住了。

这是这只狗每天都在这树下做的一个动作。

可是，这小小的一只狗，竟有那么长的一泡尿！

这狗难道是个热水袋？

！

其实并没有人盯着这边看，牵着绳子的祈天却感到羞愧，浑身都不自在。

问题显然不在狗身上，他，究竟是怎么了？

他简直不好意思盯着那一条水流看。

其实，狗撒尿又不是人裸奔，更不是跳脱衣舞，这又有什么？

显然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！

狗完了事，抖抖屁股，往家的方向去了。

祈天跟在后面。

他逆着上班的人流往小区里走，远远看见了妻子和女儿。

王芳帮女儿背着书包，牵着她的手，送她上学。

女儿看见小狗，欢喜地跑过来要去逗它。

妻子搂一下她的头，让她别耽误。

“我们走啦。”

”她朝丈夫说一声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他看着她们的背影，身上的不适似乎在游走，渐渐又朝某一点集中。

王芳体态窈窕，走起路来背是背腰是腰，长发晃起来像一面小旗。

那是他老婆，一个美丽的老婆，属于那种走在路上很招人的老婆。

他目送她汇进人群，却消失不掉，因为她个子高，他的视线就一直被牵着。

陡然，他身上的不适感明确地固定了：那是他的下面，他的裤裆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

汪汪！

小狗已经跑进了小区，等在拐弯处朝他叫。

他怔忡站立，像一棵戳在那里的树。

他的裆下，分岔的地方，好像有一些虫子在爬动。

<<天知道>>

.....

编辑推荐

《天知道》借用了一种类似于悬疑小说的思维，一种不断地寻找真相却又岔口频生的叙事结构，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

但这只是朱辉精心营构的一个叙事圈套。

他所要表达的，是比这种诡秘的叙事圈套更加诡秘的生存本相：爱情、欲望、阴谋、冒险、复仇……所有这些人性的原始冲动，一旦卷入“利益诱惑”的巨大漩流之中，都会迸发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景象，而人的命运也会因此不自觉地进入各种失控状态。

这种失控，虽然像烟花般华美妖娆，却又在转瞬之间瓦解成暗夜里无边的空寂和苍茫，一如小说的题目所示——天知道！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